

## 老画家的梦

——记清华老校友秦宣夫教授

杨 苾\*

老画家已经不再那样幽默地谈笑人生了,也不可能再会像 50 年代初,在南京江宁县东山镇成立“大社”时在县招待所的油灯下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回忆一些有趣的经历,咂着嘴说:“你们吃过炒山鸡片吗? 嘖、嘖,那可真好吃!”……老画家那几个特有的手势也没有力气再做了,只有那对深邃的眼睛仍然带着微笑地望着大家。他的面前摆满了鲜花,他所在的任教几十年的高等学府为他们这位美术系主任举办了一个祝贺秦老先生九十诞辰的隆重仪式。洋溢着亲情、友情、师生之情的盛会给每一个人带来了温馨的感受,美术系展览厅里悬挂着秦老的毕生成就,那一幅幅肖像、风景、花卉展开了他不平坦的一生。

秦老先生走过那么多沟沟坎坎,和绝大多数幸存的老知识分子一样,也就这样磕磕绊绊奇迹地走过来了。在清华大学读西语系时,还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万里迢迢到巴黎寻梦去了。令他惊异的是风景如画的巴黎竟给他的梦增加了如此明亮绚丽的色彩,卢浮宫里珍藏的绘画更使他大开眼界。这个海外游子在欧洲艺术中漫游,留连忘返,如痴如醉,终于从法国文学领域跳进了欧洲美术史的海洋,自己也拿起了画笔。这时他心里充满了青年人素有的自信! 在学成归国后,即使在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也不曾抛弃过他的画架。

我伫立在一幅古老的油画前,看得出来当时这个小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一个小女孩坐在床上,抱着妈妈缝制的布娃娃,嘟着嘴,好像不开心的样子,可以想像那时候年轻的画家爸爸在乐呵呵地说服孩子别乱动行不行。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小女孩”和她自己的已是亭亭玉立的女儿微笑地站在这幅画前,照相机“咔嚓”地一声拍下了这个令人感慨的镜头……

又一幅少女的肖像带我进入 60 年代的回忆。那是 1960 年,秦老带着两个女孩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开心地对人介绍着,一个是自己的三女儿,秦志钰,在南京四女中高中毕业后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录取。另一个是朋友赵瑞蕻的女儿赵蘅,在四女中初中毕业后考进了中央美院附中。他还得意地说:“两个傻姑娘!”如今两人在北京,一个是知名女导演,一个是知名女画家。对于当年他送走的两个傻姑娘,秦老是满意的。

真的,对于一个安于清贫的知识分子,他的梦都是些什么呢? 生活只求温饱,人穷不可志短,爱国必须报国,桃李满天下,下一代有出息,毕生心血著作得以问世,祖国日益富强,亲友老少平安,生活安定,愿享天伦之乐……再也没有重庆山城敌机的轰炸,没有几十年后这个那个“运动”,令人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那年在句容农场“劳动改造”时,有一次刨胡萝卜,我趁“红卫兵”不在我们这边,赶快把

\* 作者是著名作家赵瑞蕻先生的夫人。

## 老画家的梦

我刨出来的胡萝卜偷偷倒在他的箩筐里，他看了一眼小声说：“别倒了，给他们看见你要倒霉的！”我苦笑着也低声说：“没关系！”真的，当时我看到那么多比我年长的有学问有专长的年老体弱的学者被如此作践凌辱，确实感到心痛！但是不一会儿秦老先生的幽默又冒出来了，忽然说：“啊，你看地里这堆胡萝卜颜色多美！多美！啊，Beautiful！”我差点笑出声来。不料想我身后的音乐系老主任陈洪教授忽然叫我：“杨苡你听听，这锄头把子一锄地，里面还有音乐呢！”原来是竹制的把子由于震动确实像发出点声音，于是我们便轮流凑过来听听锄头把子竹筒里是不是有贝多芬的命运在敲门。陈老不停地说：“妙极了！妙极了！Wonderful！”

事隔三十年，回想起来真是一场恶梦，三中全会以后，在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又找到了自己。一提起过去只能惋惜先我们而去的朋友和熟人没能挨到这宽松的时代，更为他们不能和我们一起迎接 1997 年香港回归而感到痛心和遗憾！

老画家只愿留下那些美妙的梦境——北京的清华大学，法国举世闻名的艺术之城巴黎，四川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南京景色宜人的原金陵女大校园里南师院美术系以及祖国各地景点都留下了他的梦，他的足迹！……

我仿佛听见秦老在娓娓长谈，他说：无论如何，这一生我没有让岁月白白流过，我的画笔流淌着我往昔的梦和未来的憧憬，毕竟我为我的祖国和人民做了我能做的贡献。

（原载 1998 年 2 月 11 日《金陵晚报》）